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

南唐

烈祖昇

初冒姓徐名知誥晉天福二年卽位金陵國號唐尋復姓李更名昇

李先主為徐溫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一點分明

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

向尊前不盡心。溫歎賞遂不以常兒偶之

李先主初有禪代之志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

驚旦將斬之僧對云夜來偶得月詩云徐徐東
海出漸漸上天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
主喜而釋之

李先主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
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盃
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履過街
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處曰明朝日出爭奈
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惟齊丘與

謀

李先主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白子油但
呼烏舅案上捧燭鉄入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
廐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金
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

元宗璟

烈祖長子後避周諱更名景神彩清
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邇識東

朝官家南岳
真君不如也

李嗣主賦春恨浣溪沙詞云一曲新詞酒一盃去

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又
春恨帝臺春詞云芳草碧色萋萋遍南陌飛絮
亂紅也似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捨翠侶共
携賞鳳城寒食到今來海角逢春天涯行客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謾遍倚危欄儘
黃昏也只是暮雲疑碧揆則而今已拚了忘則
怎生便忘得又還問鱗鴻試重尋消息

李主景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

飛惟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景

悟覆盃厚賜金帛景於宮中作百尺樓衆皆嘆美蕭儼獨曰恨樓下無井李

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

王感化初隸光山樂籍後入金陵教坊李嗣主宴

苑中有白野鵲飛集李主令賦詩應聲曰碧山

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

處上林瓊樹一枝高李主大悅因手寫所作浣

溪沙二闋賜之其詞曰菡葳香消翠葉殘西風
 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
 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
 恨倚欄杆手捲真珠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
 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
 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
 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上之後主賞賜甚優感
建州人少聰敏未曾執卷而多識善為詞建州
節帥萬代餞別感化前獻詩曰旌旆赴天臺溪

一 山曉色開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又題怪石
 聯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

後主煜 字重光元宗第五子每春盛時梁棟
榻曰錦洞天嘗微行娼家乘醉大書右壁

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太師駕鴛寺主傳
持風流教法歸宋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
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有手書金字心
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
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
資薦
焉

李後主天性友愛初卽位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
 質不還每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

曰原有鴿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

李後主搗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
風無柰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名搗
練子卽詠搗練乃唐辭本體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天寶珠光照
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粧初了明
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閑重按
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清

未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

宋師發江陵次采石進取江南李後主謀拒之時
邀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擁毳對
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
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
空後主不省未幾宋師渡江

樂曲有念家山李後主親演其聲為念家山破識
者知其不祥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

其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金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

李後主附宋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賦虞美人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時後主在賜第七夕

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有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遂併坐之故有賜牽機藥之事云

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

就如牽機狀也

李後主又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故臣聞之多泣下者

未幾下世

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癯道

士爾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今為獅子國王偶思鍾山而

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閑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身灰滅

宋齊丘

饒洞天薦於李先主時困於逆旅隣娼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備管幅遂

克投贄先主一見實以國士

歎人汪台符能屬文李先主善之宋齊丘疾其才

高屢為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

符貽書謂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

以稱字齊丘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

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蚶蚶磯下

宋齊丘相李先主昇嗣主璟二世皆為左僕射璟

尤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

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為繪

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主終不聽不得意上

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載籍願為知足之人

九朶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不許

李嗣主一日於華林園試小妓羯鼓召宋齊丘同
宴齊丘獻詩曰切斷牙床鏤紫金最宜平穩玉
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為出花奴奏雅音掌底
輕瓊孤鶴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
此今日將軍好用心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丘托序之行
世齊丘將酒灌之沉湎以牛皮裹縫拋於江中
後為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睡齁齁不止喚之

頗又方覺乃曰宋齊丘奪我化書墜我于江今
天下頒行矣齊丘何在因留詩化風起去不見
詩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

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

譚景昇名峭即紫霄真人也住

廬山棲隱洞其徒百人有道術隣僧嘗於溪澗
創亭宇且為頑石所阻致二百倍不能平之而
紫霄往見曰此易耳以指捻訣含水喫之命挺
其石應手如粉後主頗信累辟至建康賜以道
號階以金紫比蜀杜
光庭皆讓而不受

陶穀使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狗

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西川狗蜀
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包兒瓜子也御厨飯官
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李建勳

隴西人仕江
南為丞相

李主景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及歸拜司空累表
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
書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尤不作郡敢作司
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

口求退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期一詔而起
時論薄之或有以建勳比宋者因為詩曰桃花
流水雖相似不學劉郎去又來

沈彬

字子文嘗夢着錦衣貼月飛識者謂身
不入月不及第果然南遊嶺表二十餘
年回吳中仕江南
為吏部郎中致仕

沈彬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洪州解至長安初舉
納省捲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
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悞金鞭忽轉頭第

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迴宴
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
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
得騎龍却憶上清游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一
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疎不隨
世祖重携劉却為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舊
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干君惜仙桂年
年幸有餘時象孤寒三舉無成主司覽彬詩其

年特放象及第

李主昇移鎮金陵旁羅隱逸沈彬赴辟知其欲取
楊氏因獻山水圖詩曰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
山河整頓難覽之而喜

孫魴有夜坐詩為時所稱李建勳因匿于齋中俟
沈彬至乃問云魴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
語何足道也魴聞而出謂彬曰何誹謗之甚彬
曰子夜坐句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

舍翁爐上作而何闔坐大笑

鮒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鮒

往依之頗為誘掖遂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鮒父畫工也王徽為中書舍人草鮒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鮒終身恨之

沈彬將八十近居阜上手植一木可數拱戒諸子

曰必葬我此地及卒子孫如其言伐木掘土深

丈餘得一石椁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榔一

所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墻頭獲一銅

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墜埋漆

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道士沈廷瑞彬之子也性坦率嘗造一縣宰宰方

治訟而廷瑞至宰戲之曰沈道士何時成道廷

瑞應聲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

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宰大慙

李家明

元宗時領樂部

李家明善滑稽為諷詠嘗從元宗遊後花燈臺見

牛卧樹陰下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絕云曾

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斜陽嚼
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元宗稱善左右皆免冠
謝

李氏初養於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元宗繼統
用宋齊丘言無男女少長皆殺之齊丘只一子
輒卒逾月慟哭不止李家明曰臣能止之乃作
大紙爲大書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
生作計謨一箇孩兒接不得上皇百口合何如

乘風吹之度至齊丘家遂絕其縷齊丘見之
慚遂輟哭

李主璟於後苑命臣僚臨池而釣諸臣屢引到數
十巨鱗惟璟無所獲家明乃進口號曰新甃垂
鈎興正濃御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
知道君王合釣龍璟善之

李家明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
多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

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

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俛首而過。時關司

繁商入苦之屬近旬亢旱後主宴北苑家明從

登臺後主曰畿甸雨都城不雨得非獄市之間

違天意欵家明乘談諧進曰雨惧抽稅不

敢入京後主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稅

馮延巳與其弟延魯及魏岑陳覺查文徽等

聞朝議巳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翊有

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

替平果巳

元宗優侍潘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

書侍郎遂相孫晟素輕延巳嘗曰金碗玉盃乃

貯狗屎乎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亡敗請從

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進詩曰青

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孫晟初名鳳

入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

像置於屋壁道士惡晟以為妖駮出之乃儒服

北之趙魏謁莊宗於鎮州莊宗以為著作佐郎

性豪侈每食不設几案使侍妾各執一器環立

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聞鴨闌杆
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
鵲喜。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卿何
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
吹徹玉笙寒也。元宗悅。

江文蔚

字君章。後唐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八人與張沆。吳承範。湯鵬。范禹。爾五人為學士。後歸江南。對仗。彈馮延巳。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一疏。

江文蔚拜御史中丞。劾馮相貶江州。治柴車奉
母。欣然就道。嘗作詩曰。屈原若幸高堂在。終不
懷沙吊汨羅。

江文蔚有賦聲。其用事甚工。天窓賦云。一竅初啓。
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甌飛。類作化鴛鴦之後。
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閔儻。
許疑函谷之九封。

韓熙載

字叔言。北海將家子也。舉後唐進士。投書所知曰。釣大鰲者不投取魚之

餌斷長鯨者馬用割雞之刀又云腰有劔而袖有搥口有舌而手有筆性好譁浪有投贄太荒惡者使妓炷艾熏之俟其人來出而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宋齊丘凡建碑碣皆自為文命熙載八分書之乃以紙塞鼻曰其詞穢且臭又魏明嘗携近詩詣之韓託以目病明請自吟韓曰耳聾加劇當時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後人盡之公小面而美髯者此乃熙載當時題志甚明文公肥而寡髯元豐中以文公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人下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韓熙載父為唐明宗所殺遂奔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鳩死者熙載懼因肆情坦率後房妓

妾數十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手扳挽之就諸姬院乞食以為笑樂姬第側建橫窓絡以絲繩為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為自在窓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糝雜而淫熙載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及夜奔客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嚴續僕射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嘗請韓熙載為其
父撰神道碑珎貨外仍輟一姬潤筆韓納其請
文既成但敘譜系品秩及薨塋哀贈之典畧不
道續事業續嫌之封還意其改竄熙載亟以歌
姬并珎贈還之姬登車香一絕於泥金雙帶云
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雨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續自以少貴倦學群
從子弟皆孺以儒業
子孫舉進士
者十餘人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
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簷蔔宜檀。
韓熙載有五宜說

韓熙載晚年奉使中原都絕知舊乃題于館壁云
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
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
瀟瀟旅館秋歸來窓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
路尋得花中歸舊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

頭擁將去。又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
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
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舒雅

與伍喬張洎皆
韓熙載門人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
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于熙載。云海中
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若書材槁澁，逆意可
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之。
光發

地十地之一
出華嚴書

舒雅嘗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醪。繫木犀瑞香散，蘇
甚益鼻根。尚書郎秦尚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
艷入青紗，還與歌眠好。事家夢裏却成三色雨，
沉山不敢聞清華。

伍喬

廬江人，游學廬山。山中浮屠夢一大星，
人告曰：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傾資奉
之一夕，見人掌自傭入，有讀易二字，喬
因取易讀之。後春試畫八卦賦，喬第一。

伍喬與張洎相友善，張為翰林，而喬通判歙州。嘗

吟詩一篇戒去人曰俟洎遊宴時投之洎携門
生遊北山僕嘗投詩云不知何處可消憂公退
携壺卽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幙夢魂長達帝王
州黃山向晚盈軒翠綠水含春繞郡流遙想玉
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洎為之動容翌日
言於上召還為員外郎

孟賓于

卜玳華山一年乞一玳凡六擲得上
上大吉後果六舉及第自號群峯叟
有詩百篇可
號金鰲集

晉漢間孟賓于與李昉同擢第昉仕宋入翰林而
賓于仕南唐為令昉寄詩云初携書劔別湘潭
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句
滿江南

初孟賓于獻主司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
湖路九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
主司見之自謂得之之晚其年中第後歸連上
吉守贈之詩末句曰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

上渡頭船

潘佑

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為子乃生佑後主時知制誥

潘佑生七歲始能語謂其母曰兒誤傷白龍為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只因騎拆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歲死

潘佑與徐鉉湯悅張佖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諫后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

佑應令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失淮南故云

潘佑上後主封事有云家國惛惛如日將暮及金陵危劉洞為七言詩大榜於路傍曰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

內惛惛日暮好沾巾

初洞嘗以詩百餘首獻後主首篇乃石城懷古云石

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覽之掩卷改容

徐鉉

字鼎臣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時謂之韓徐自江南歸宋歷右散騎常侍弟

鑄字楚金時稱徐氏二龍方晉之二陸馬兄弟並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鉉遇月夜露坐中庭藝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香

徐鉉宦海州蒯亮為錄事參軍多與往還未幾亮受代徐餞之詩曰昔時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尤忤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薄貧裹歸裝結束輕遷客臨流重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林泉之事馮諡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勝事余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答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馮有慚色

徐鉉年十餘歲群從宴集分題賦詩令為秋詞援筆立成其畧曰井梧分墮砌塞鴈遠橫空雨又莓苔紫霜濃薜荔紅

徐鉉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銳意群籍

不復問家事常言集賢院卽是吾家指所居曰

此寄宿之所爾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篩篩物散落如豆

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錯死

圍城中後王平甫和籀字韻詩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籀謂此

揚鸞卽湯悅學士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悅貴池人自少穎

悟嘗見飛星墮水盤中掬而吞之文思日進

揚鸞嘗賦詩諷刺時事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

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揚

鸞聞者惡之

張泌淮南人後主朝內史舍人張洎為舉人時泌位已顯洎每求見稱從表姪孫旣

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泌怨洎入骨國亡俱仕宋洎

作錢俶謚議泌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張泌有江城子二闕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

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

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

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

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

張似知舉進士試天鷄弄和風似但以文選中詩
句為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翰
天鷄翰天鷄天鷄有二未知就是似大驚不能
對亟取爾雅檢釋虫有翰天鷄黑身赤頭一名
莎鷄釋鳥有翰天鷄赤羽周成王時蜀人獻之
似深歎服

張泌寄人詩曰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

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

張似陳喬之子秋晚並遊玄武湖時群鷗游泛似
子曰一鞋內本瀟湘喬子俄顧卒吏云此白色
水禽可作脯否僉議云張似子半莖鳳毛陳喬
子一堆牛屎喬子從是得陳一堆白鷗脯之名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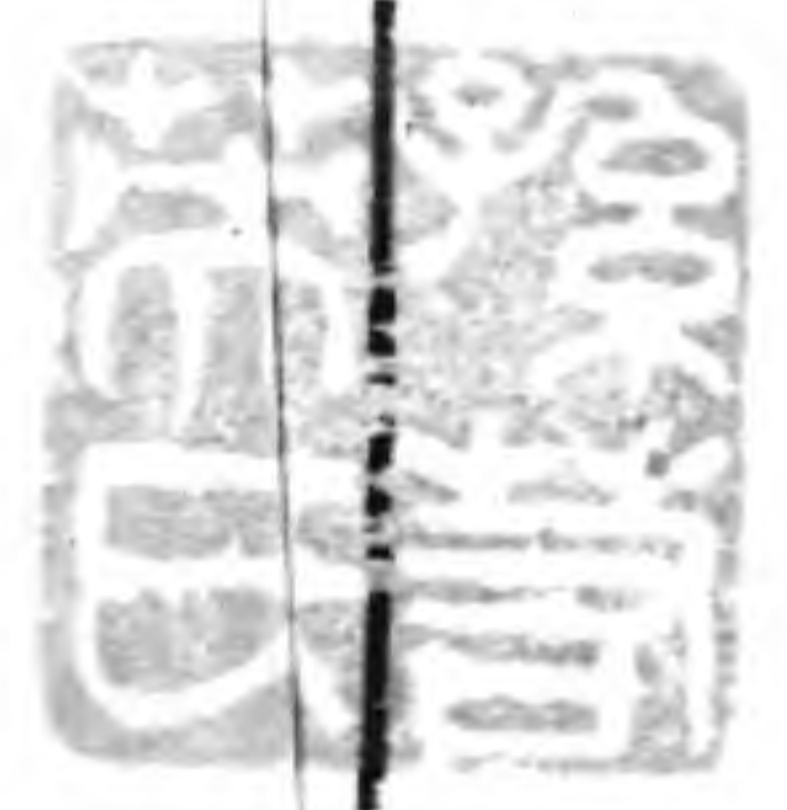
太祖匡胤居潛與太宗及趙普遊長安遇陳

挽太宗相從市飲搏眦睨普甚久徐曰也

得也得晉脚跛偶坐席右搏怒曰紫微帝

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左建隆

庚申受禪與搏論國祚有只怕五更頭之
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殊不省庚
更同音至理宗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
宋亡而五更頭之數信矣至元朝廷祐
庚申而至正帝生帝實少帝孛子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太祖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帝所不喜其人請帝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宋朝以火德王天下及帝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矣

太祖采聽明遠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劔外有何事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

來伐也

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因誦其詩秋月篇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主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
煜思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动搖風
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亦何足尚耶侍臣莫不
嘆服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
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用些子兒其詩云太
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
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

食器賜之

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
有蝗蟲盧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
曰亦聞不傷稼
但蘆多損耳

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
不祇書朱雀門着之字何用普曰語助耳太祖
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范質

字文素母張氏夢人授以五色筆而生
後唐時舉進士建隆初拜相謂同列曰
人能鼻吸三斗醖醋即可作宰相陶穀草
制有曰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
術質泣訴于太祖
太祖由是惡穀

漢乾祐末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時暑甚公所執扇偶題云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一人貌怪陋前揖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大暑相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神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具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仕周因首定刑統

陶穀

字秀實唐彥謙孫避石晉諱改陶自號金鑿否人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吏

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五萬安第二眼穀不應吏乃安第三眼既覺眼色深碧道士陳紫陽相之曰貴人骨氣可惜一雙鬼眼竟不至大位

石晉時陶穀爲學士一日大暑方下直還私室裸袒揮拂未須臾中使促召左右急報裹頭巾穀嘆曰阿僧祇劫中欠此圍頭債天使於禁林嚴禁地還之也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穀至果如李言熙載曰陶奉使非

端介者其守可隳也。乃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敝衣竹釵，擁篲洒掃。穀因與通，作風光好詞贈之，曰：「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數日，李主宴於清心堂，命玻璃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命弱蘭歌前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陶尚書奉使江南，日韓熙載遣家妓奉盃，匝及旦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陶穀爲筍，効傅休奕作墓誌，曰：「邊幻節，字脆中。晉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立石。」

太祖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吾聞翰

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
何宣力之有穀聞之爲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
須由生處有文章不啻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
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惡其怨望遂決意不
用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螿
蟬詢其名類忠穀命自螿蟬至螿蚶凡羅列十
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蠲不如

一蠲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錢鏐也宴將畢
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筋忠懿笑曰先王時
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語不答

陶穀奉使吳越日作詩二十韻以獻叔有云此生
頭已白無分掃玉門及還過浙西其鎮帥宴之
置大金鍾爲侑爵穀因詐病畱驛帥遣人問所
欲穀曰願得金鍾耳帥益十具以贈穀謝之以
詩云乞得金鍾病眼明旣出境乃更題郵壁以

爲井蛙莫恃重溟險塞馬曾嘶九曲濱

穀性貪鄙李後

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水終日不耗穀見而異之竟取去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耐投於地石彈破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陶穀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

圃有碧蘆方數畝中隱小室榜曰秋聲館穀甚

愛之穀嘗著論曰蘆之爲物大類此君但霜雪

侵陵改素爲愧耳故好事君子號蘆爲蕭寒郡

小侯

游士藻爲晉王記室陶穀過其居知昨夜命客問

食品曰第一虛裝玲瓏石鎮羊穀曰好改作釘

字便是一句詩士游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塗注

云吾平生以順人情爲佛事獨違學士可乎

陶學士家有魚英酒琖中陷園林美女象又嘗以

沉香木糝飯入盃清馨左散騎常侍黃霖曰陶

翰林甌裏薰香琖中游妓真可謂好事矣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

家兒識此味否姬曰彼龕人安知此但能於銷

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爾陶默然太尉名進其人

魯贛嘗過市見縛拘欄者問誦何言優者調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

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又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太蟲猶用金箔貼眼我豈

消不得一對金眼睛耶又罷衙見其子裸跪雪中問之知其得罪大夫夫人被縛太尉自裸體命

左右縛於兒旁母夫人問何故太尉笑曰你凍我兒我凍你兒又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

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

胡嵩飛龍礮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

封不夜侯陶穀愛其新奇令猶子彛做法之近

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

德彛時年十二

陶穀小字鐵牛李沆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過

中流潛聞令德陶初不為意久之方悟蓋河中

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太宗朝與扈蒙以羣書編類賜名太平御覽子宗諤

孫昭述三世學士

李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醞兵部李相濤好滑稽
嘗因春社寄詩求酒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
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
廳蓋俗傳社日酒喫治耳聾兵部小字社翁每
於班行呼其名字云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皆稱小字濤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雷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膾炙人口或以爲有兩李濤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四回朝上帝

御樓三度納降王蓋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
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五年又郊
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於西
京執玉祀天者凡四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
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當時羣臣皆進
歌辭而公最爲首出無能過云

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
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七

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

李宗諤為翰林學士以京官帶職赴內宴閣門拒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太宗覽詩即宣赴坐後遂為例

郭忠恕 字恕先七歲能屬文周時舉童子科尤善圖畫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為畫小童持線車

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世謂忠恕蓋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閱數歲與陳搏會於華山蓋亦仙去矣

聶崇義善禮學建隆初上三禮新圖遷國子博士郭忠恕時為國子主簿戲詠其姓云近貴全為贖攀龍即似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謂忠恕也

曹翰 下江南日盡取其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廬山東林寺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扛羅漢

曹翰事周世宗爲樞密承旨性貪侈常著錦鞵金線絲鞵朝士有托無名子嘲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慚愧絡絲娘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曹翰伐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

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學詩

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爲韻因寄意曰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

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

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

戰袍太宗悅爲遷數官

初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

活以祿封故衣一包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李巽

宋初猶襲唐制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
李吳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
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
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
已離身

王嗣宗

字希阮太祖朝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上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

言髮禿嗣宗殿其幘頭墜地趨前曰臣勝矣上笑以嗣宗為狀元

王嗣宗為泰山司理有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

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
子孫。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能為人禍福歲時
享祀祈禱不敢少怠相傳神親享杯盤蓋神座
下有穴藏羣狐狐自穴出享肴醴嗣宗得其實
鞭廟祝背縱火焚穴殺百餘狐有大白狐從火
中逸去其妖遂息後嗣宗帥長安處士种放者
恃朝廷尊禮驕倨特甚嗣宗內不平一日放召

其侄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
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
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
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怒以手批其頰
遂極疏處士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
歇渭北妖狐窟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
信有英雄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
爲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榮矣

僧贊寧

德清人出家靈隱寺讀書博記徐鉉
王禹偁嘗就學焉太宗時誤僧史十
卷克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訥推其命
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壽貴但生
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母謂生我時錢
文穆王往臨安拜塋過門雨作避於茅簷
甚久浣浴襪
藉徘徊方去

宋初徵贊寧入汴京爲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
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
去佛太祖大喜遂爲定禮

僧贊寧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

雋敏尤好嘲咏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

漸指而朝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鄭谷詩愛

僧不愛紫衣僧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

成羣安鴻漸素滑稽凌侍郎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鴻漸乞名鴻漸命名曰教之蓋

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恨云

高英秀辯捷滑稽嘗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

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僧半破曹公將去便平

沉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

又聽鈞輶格磔聲是林几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

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

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

然安有四蹄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

柳開守維揚後圃遇陰雨即青飲夕起觸近則散

贊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着土則凝

結為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劍乃古戰地也因

贈詩田空門今日見張華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嚙草欄

外夜則歸臥欄中如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
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以問贊寧贊
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
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嵐石落海岸得
之滴水摩色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
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
館書目果見於六
朝舊本書中載之

丁文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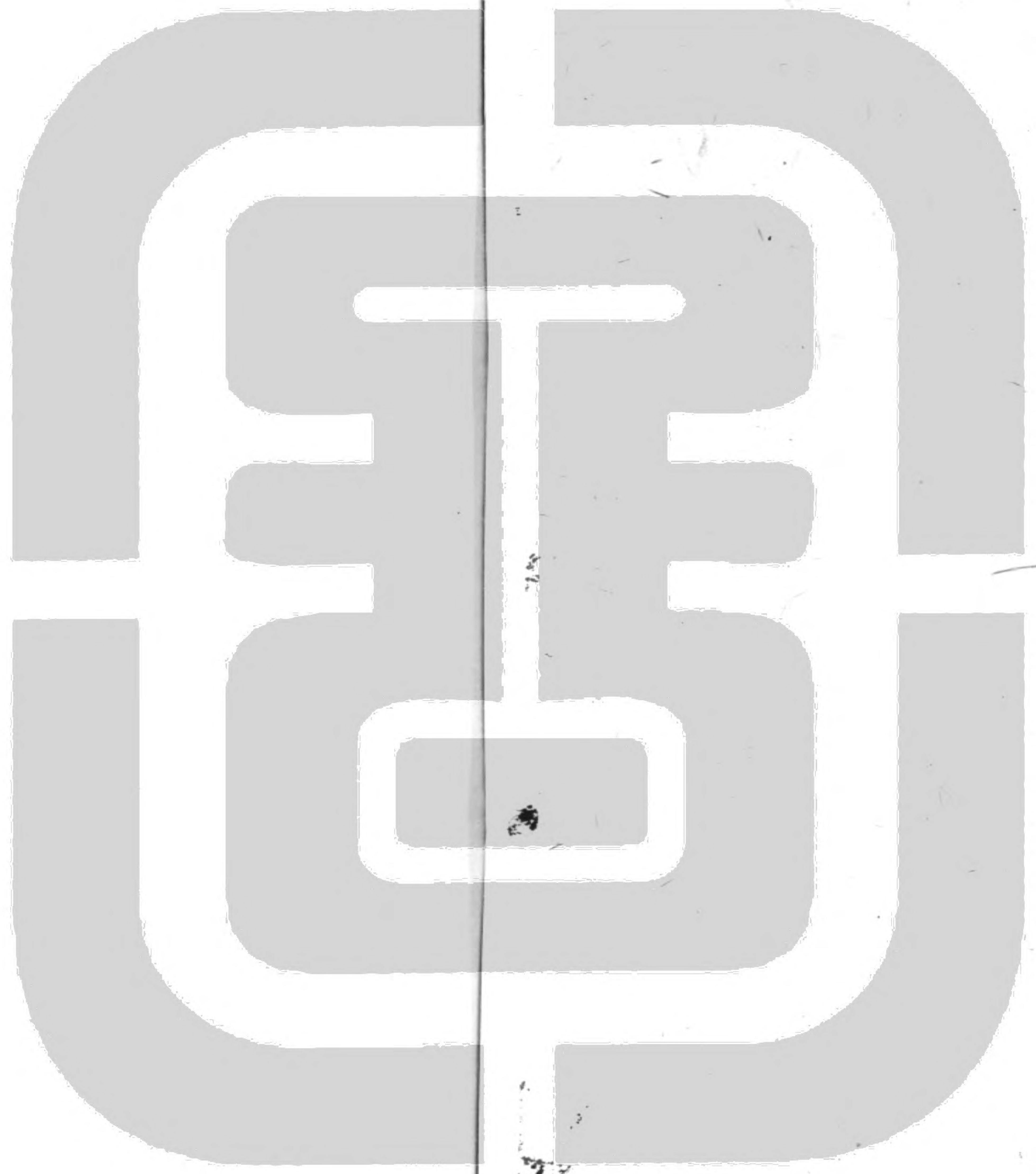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
令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
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

曆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器
中令文果射亦書四句云蘼蘼華華山中採花
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
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
乃壓書石龜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終

泰山先生集卷四十三

十三



程